



日月光华
哲学书系

12

孟子性善论研究

【再修订版】

杨泽波 著



日月光华
哲学书系

12

孟子性善论研究

【再修订版】

杨泽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杨泽波著.—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4069-1

I. ①孟… II. ①杨… III. ①孟轲(前390-前305年)-
性善论-研究 IV. ①B82-069②B2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6094号

责任编辑 赵伟

装帧设计 范昊如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孟子性善论研究(再修订版)

杨泽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5.75 插页 2 字数 321,000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69-1/B·1215

定价 78.00元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编 委

吴晓明 孙向晨 邓安庆

冯 平 李天纲 张庆熊

张双利 张志林 邹诗鹏

执行编辑

孙向晨 林 晖

总 序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思想之光，代代相传。在复旦哲学走过一个甲子之际，“日月光华·哲学书系”、“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应运而生。这既是过往思想探索道路上的熊熊火炬、坚实基础，以砥砺后学继续前行，亦是期许未来学术反思的灿然星陈，以哲学之力去勘探人类精神应有之高度与广度。为此我们当勤力不殆。

“兼容并蓄”是哲学成长的传统。复旦哲学建系伊始，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陈珪如、王遽常等诸位先生学识渊博，其来有自，奠定了复旦哲学的根基。他们不独立门户，不自我设限；不囿于教条，不作茧自缚；而是以思想和问题为导向，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由此造就了六十年来复旦哲学的特色。诸位奠基先贤始终秉持开放而专业的态度，强调严肃的学术训练，打破学科壁垒，追寻思想脉络，力图以真切而深邃的思考达致生活之本真，捕获时代之真精神。

“时代担当”是哲学不变的使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思想深入时代，对时代的根本问题做出积极的求索，是复旦哲学另一鲜明特色。真正的思想探索和学术研究理应紧紧抓住与时代血脉相连的命

题，提炼精华，不断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做出回应。优秀的学者须有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但这并不等于将自己封闭在无根的象牙塔中，而是真实切入时代命题的必备前提。切问而近思，人类的根本命题始终激荡于胸！

我们将以开放和虚心的态度来传承这些特色。“日月光华·哲学书系”不但收录了复旦哲院教师以往的代表作，也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吸纳复旦哲学人的最新力作。我们希望这一书系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容括从复旦求学毕业、在复旦从事教学和研究，以及到复旦访问讲学的学界同仁的优秀著作，成为推动汉语哲学界不断发展前行的引擎。“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则希望将国内外学者在复旦所做的系列讲座整理成文，编撰成册，努力展现他们思想的源初轨迹，推进其理论贡献。以“日月光华”为平台，以学术为标尺，使国内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在共同的学术园地上得以生动呈现。这必 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敞开的思想姿态、精准的学术眼光以及异乎寻常的努力与坚持。我们希望把复旦哲学“扎根学术、守护思想、引领时代”的精神风格融入这两套丛书；我们期许它们不但能透彻地刻画出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还将在更为丰满的历史背景中探索思想的作用。唯有如此，我们的“书系”与“讲堂”才能超出一般丛书的范畴，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捕获者、诠释者、推动者和反思者。

思想薪传在任何时代都是无声、艰辛和困苦的事业，隐于“日月光华”这一个美好愿景背后的深意尤为紧要：思想的守护与传承是“旦复旦兮”的意涵所在，精神的催生与创新是生生不息的事业。“书系”与“讲堂”的出版并不是书目的简单累积，也不是论题的无序叠加，而是思想的流动和生长，是已有思想激发新思想的创造过程，是不断厘清思想限度、拓展思想疆域的漫漫求索，是幽微星火燃成日月光华的坦荡大道。在几辈学人的共同理想和不懈坚持下，既往的成果已然成为了沉甸甸的责任。由此，在决定“书系”与“讲堂”的名

称时，我们选择将我们的理想标示出来，以此自勉，并期望人类趋向光明的理想，终将启迪人类的智慧，并照亮那条崎岖不平却让人甘之如饴的精神道路。

是为序。

孙向晨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复旦

再修订序

《孟子性善论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我的处女作，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与我的另两个孟子研究成果（《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相比，我更看重这本书，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新的看法，解决了孟子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比如，我将孟子的良心作了自己的理论诠释，提出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良心，都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结晶而成的伦理心境。又如，我发现了孔子和孟子心性之学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打破了孟子是孔门嫡传，孔孟一体，不加分别的传统观念。另外，我还考察了孟子义利观与宋明儒学理欲之争的不同，找到了后来儒学陷入去欲主义泥潭的原因。我一再说，这些都是发前人之未发，而后人很难改易的。然而，我最引以为荣的尚不在此，而是发现了一种儒学研究的新方法，这就是三分法。所谓三分法是将人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而不是感性、理性两个部分的一种方法。因为创新性较强，本书在学界特别是孟子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后来出了修订版，有了韩文译本，还收入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

计划。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对于如何处理三分法内部不同要素相互关系的问题，一直摇摆不定。一开始是欲性、仁性、智性。后来感觉不妥，经过十多年的痛苦挣扎，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修订本时，改为欲性、智性、仁性（参见修订版序）。不久又推翻了先前的看法，后悔做出这种修改，认为这种改动并不可取，甚至不如第一版准确。

之所以对修订版产生不满，与我从事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有直接关系。在孟子研究完成之后，我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中去，从三系论开始，依次是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最后是坎陷论。在研究坎陷论过程中，为了用自己的三分法对坎陷概念加以说明，我不得不对这种方法进行新的审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透，道德内部的三分情况（我将其称为“道德结构”），同样适用于认知结构和审美结构。而审美结构、认知结构、道德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共同组成“生命层级构成”。扩大眼光，社会的内在结构亦然，可以称之为“社会层级构成”。无论是生命层级构成，还是社会层级构成，纵向都包括体欲、认知、道德三个层面，而其中的每一个层面，横向都由三个部分组成，比如道德结构中的欲性、仁性、智性。之前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改来改去，主要是缺少这种全局性的把握，没有分清道德结构与生命层级构成、社会层级构成的不同性质，将道德结构内部的三个部分理解为纵向关系了，从而为孰上孰下烦心，而无论怎样安排都有缺陷，都不得圆满（参见《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一卷总序第四节“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终结”）。

基于这种新的理解，我对本书三分法的具体表述做了修改，将道德结构内部的三个不同部分处理为一种横向关系，而不再是一种纵向关系。在这种横向关系中，欲性、智性分别在两头，仁性在中间，作为二者的中介。这是再修订版最重要的变化，也是之所以出这一版最

重要的理由。从现象上看，这个提法又回到了第一版，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复，真真切切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此我常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会儿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笨了，脑子不够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竟然苦思苦想了二十多年，朝令夕改，颠三倒四。一会儿又相信这可能恰恰是哲学思考魅力之所在，这种变化具有整体价值，十分必要，其意义恐怕要过很久才能真正看出来，为学界理解和接受。但不管如何，还是真心希望这次是真的想清楚了，不要再变了。

杨泽波

2016年9月28日

第一版前言

自古有言，心性难明。我刚开始研究性善论的时候，心里想，《孟子》满打满算只有三万五千来字，与性善论相关的，充其量不过几千字，别说读懂，背也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读懂性善论谈何容易！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几经反复，竟然不知不觉耗尽了我整整六年的心血。

1986年，我结束了漫长而坎坷的自学历程，以优异成绩昂首挺胸跨进复旦大学高耸的大门，成为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正式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程。复旦大学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宽松的学术气氛，使我有机会广泛接触到各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籍。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对自己过去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反思下来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以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以那套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从根上说就错了，是一种时代的失误。要想登堂入室，了解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必须摆脱这种僵死的模式。但新的方法是什么呢？一时还不清楚，一片迷惘。这时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如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特别是牟宗三，对我的吸引力很大。他们

的著作把我带进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懂得了，传统儒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伦理道德之学，即所谓心性之学，从心性之学入手，可能是研究儒学踏入儒家门槛的重要途径。^①于是征得导师同意，我选择性善论作为研究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取得了硕士学位。

1989年，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昨日之是，今日之非。书读多了，疑问也就多了。不久我对自己的硕士论文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是从注意到康德和孟子的不同开始的。牟宗三儒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借鉴康德研究孟子，以道德自律点化性善论。但我在深入研读康德著作的时候，发现康德意义的道德自律并不完全适合性善论，因为康德的道德自律排斥道德情感，而孟子的性善论充满了情感因子。这个发现引起我很大的震动。通过进一步的钻研，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康德哲学和孟子哲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路子，牟宗三将康德思想借鉴到孟子研究中来，作出了重要贡献，达到了前人未能达到的高度，但从本质上看，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哲学比附中国哲学的历史局限性，而自己受牟宗三的影响，把康德的道德自律模式套在性善论头上，出发点就错了。经过这一幡然猛醒，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硕士读了整三年，还是不懂性善论。于是重打鼓，另开张，坚决推翻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同时也在方法上告别了牟宗三。

埋头再读，潜心求索，淡泊名利，积而不发。这样大约又过了一年光景，在博士第二学年，也就是自己37岁的时候，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连闯三关，在认识上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① 这是我当时的体会。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学界已经普遍看到，儒家哲学是一个整体，既有心性之学，又有政治之学，心性之学是政治之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从个人的情况出发，或从政治之学进入，或从心性之学入手，都是合理的，不能因为儒学是一个整体就不能单独研究心性之学了。那种不能对心性之学进行独立研究的批评，只是一种似是而非唬人的大话罢了，不值一驳。

第一关是找到了伦理心境这把解说良心本心进而解开性善论之谜的钥匙。说来也怪，这一关并不是直接从孟子开始，而是转了个弯，由熊十力进入，经过王阳明，最后才回到孟子的。熊十力曾批评冯友兰不应当把良知当作假说，强调良知是实在，是当下呈现。受到现代思维方式的制约，我很长时间不明白熊十力为什么要这么讲，良知为什么是当下呈现。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对生活的实际观察，通过生命的体验，我一下子明白了当下呈现的含义。这种认识的转变，对我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跨进中国哲学的门槛，就是从这个转变开始的。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悟道吧。懂得了当下呈现，把握住了自己的良心本心，也就明白了王阳明的“吾性自足”。王阳明龙场顿悟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其实一点也不玄妙，不过是讲良心本心是自己成就道德的全部根据而已。明白了“吾性自足”，再由此上溯孟子，我发现，孟子道性善，实际上是道良心和本心，心善所以性善，这个心不是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原则，而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个人内心结晶而成的一种境况和境界，我把它叫做“伦理心境”。以伦理心境读解性善论，很多过去无法解答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了：因为是伦理心境，所以才我固有之；因为我固有之，所以才要“自反”、“自得”；因为“自反”、“自得”，所以才会“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因为“乐莫大焉”，所以才鞭策有力，促使人“如舜而已”，止于至善。这样，通过熊十力的“当下呈现”，通过王阳明的“吾性自足”，我终于找到了以伦理心境解读性善论的独特途径，对性善论有了一定程度的体会。拨开了重重的迷雾，吸吮着清新的芳香，在我面前，性善论再不是一团无谓的乱麻，而是一颗熠熠生辉的珍珠了。

第二关是发现了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对性善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之后，我对孟子是孔门嫡系真传的传统定论也产生了怀疑。历史上，主要是宋明以来，多是孔孟并称，认为孟子是孔门嫡系真传。但这种看法并不合乎实际情况。从渊源上看，孟子性善论来自孔子的仁

学，但是孔子除仁学外，还有礼学。也就是说，依照孔子，成就道德既离不开内在的仁，也离不开外在的礼；只有内求于仁，外学于礼，双美相合，互不分离，才是完全的。孟子深得孔子仁学真谛，将其弘扬光大，提出了良心本心的概念，创立了性善论，“其功不在禹下”。但与此同时，他也把礼收归于心，主张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不自觉地舍弃了孔子外学于礼的一面。换言之，孔子心性之学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而孟子心性之学只有欲性、仁性两个部分，缺了智性，所以，孟子只是孔子之一翼，孔孟心性之学存在着重大分歧。孔孟心性之学的这个分歧，对儒学的整个发展有重大影响，心学与理学、尊德性与道问学、直觉与理智的对峙，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荀子弘扬智性，提倡认知之心，朱熹力图全面继承孔子学说，但对尊德性缺乏深切的理解，王阳明直接上承孟子，完成心学体系，但对致知一面有所忽略，这些实际上都受到了孔孟心性之学分歧的影响。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使我进一步明确了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的缺陷。牟宗三这一研究的显著特点是高扬陆王，贬抑程朱，理由是陆王直接源于孟子，主张道德自律，所以为正宗，而朱熹与孟子不完全吻合，沦为道德他律，所以为旁出。牟宗三并不明白孔孟事实上存在着分歧，孟子心性之学并不全面，以孟子为依据，判定学派高下，当然就难免失误了。

第三关是明白了立论平实的孔孟之学何以演变为后世的“去欲主义”。在研究性善论的过程中，受牟宗三《圆善论》的刺激，我对孟子的幸福观也有了浓厚的兴趣。孟子的性善论与幸福观紧密相连。我注意到，与孔子一样，孟子并不否认利欲的作用，绝对排斥利欲，而是认为士阶层任重道远，以推行仁义为首任，利欲必须让位并服从道德。这就是说，在孟子看来，利欲与道德都可以产生幸福，这些不同的幸福是价值选择关系，如果没有矛盾可以兼而取之，如果发生矛盾士人必须以道德幸福为最高的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关系的幸福

观，决定了在孟子那里并没有“去欲主义”倾向。后儒受时代条件限制，大多不能把握孟子幸福观的主旨。天理存一分，人欲去一分，人欲多一分，天理少一分，不管这些讲法有多么特殊的背景，在此义理的支配下，其逻辑结论必然是存天理、灭人欲。孔孟心性之学的花蕾，在后儒手中却结出了“去欲主义”的苦果，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过研究孟子的幸福观，我再次发现了牟宗三的不足。牟宗三希望以儒家的幸福观解决康德的圆善难题，但孟子幸福观与康德圆善论并不是一码事。我们可以说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幸福观更加合理，但不能说孟子已经解决了康德没有解决的圆善难题。

三关一过，境界大开。先前紧闭着的黑压压的学术大门突然打开了，吱呀作响；灿烂阳光一下子射入脑海，一片光明。当时的快乐真是难以言表，“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王阳明语）。如果说，硕士三年实现了研究方法范式的第一度转化，那么可以说博士三年实现了这种范式的第二度转化。第一度转化是从西方哲学模式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又陷入牟宗三的模式，还不够彻底。第二度转化则是进一步从牟宗三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真正从儒学本身研究儒学，就比较彻底了。经过这两度转化，我懂得了，儒家哲学的生命力，全在于它的特色，把它强行归附于西方哪一门哪一派，都无异于抹杀它的特点，扼杀它的生命。虽然本书也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方法，但都只是为研究所用，而不是再制造一个新的框子，把儒学拘囿其间。我坚信，只有这样研究，儒学才能振发其光彩，贡献于世界。

在这两度转化的过程中，我摸索出了一种道德哲学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没有现成的名字，权且称为“三分方法”，或简称为“三分法”。在西方认识论史上，很早就有感性、知性、理性三分的做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坚持的就是这种方法。但据我接触到的材料，这种方法一般只适用于认识论的范围，而没有系统用在道德哲

学当中。以中国哲学智慧为依托，将三分方法系统运用在道德哲学的范围内，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如果说本书还有一些新意的话，那是和发现并自觉运用这种新方法分不开的。所谓“三分方法”，是把人与道德相关的要素划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共同组成道德结构的一种方法。欲性负责人物质层面的生存，仁性是孔子仁的思想，也就是我所说的“伦理心境”，智性则是通过学习和认知而成就道德的一种性向。这三个部分互有分工，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在这样一种格局之下，人要成就道德必须既要有仁性，又要有智性。光有仁性，没有智性，虽然简约易行，但容易出现流弊，陷于保守，特别是在新的伦理道德问题面前，无能为力。阳明后学渐渐流于癫狂，道理即在这里。反过来，光有智性，没有仁性，人们认识到正确的东西之后，没有兴发力，缺乏催化剂，无法保证成为人们的自愿行动。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不能很好解决“知之必行”的问题，牟宗三批评其“只存有而不活动”，原因即在于此。完整的心性学说，必须将仁性和智性统一起来。

三分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是一个重要发现。在西方道德哲学的传统里，一般运用两分方法，把人分成感性和理性，感性为恶，理性为善，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要想成就道德，必须以理性制约感性。这就是说，善只有一个，即理性之善；道德的根据也只有一个，即理性的根据。随着西方文化的东进，这种方法也传入中国，对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纷纷学着西方道德哲学的样子，处处鼓吹道德只能以理性为根据。但在中国哲学中，如何成就道德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即理学和心学。理学认为，要想成就道德必须学习和认知；心学则主张，道德的根据只在良心本心，别无其他。虽然这两种理论都有正确的方面，但由于道德的根据只能有一个，于是就出现了非常滑稽的局面：两个“人物”，一个“座位”，人们都视自己为“正宗”，讥对方为“旁出”。时

至今日，我们难道要把理学和心学相争不让这出戏无限度重演下去吗？据我观察，现在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好办法把它们综合起来。有了三分方法，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们可以用仁性涵盖孟子、阳明一系的心学，用智性涵盖荀子、朱子一系的理学，双美相合，相得益彰，再不会为孰是孰非而纠缠争论，一个完整的心性学说系统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一直坚持认为，三分方法的发现对中国哲学研究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当然本书只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初步尝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不断深入探讨。

我自幼愚钝，事事不如人，用了六年时间研究性善论，才“磨”出这样一个不成样子的东西，真是惭愧不已。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毕竟是用自己的心体悟孟子的，毕竟触摸到孟子强劲有力的脉搏，毕竟由此找到了学术的真正门径，而它的价值已大大超过了本书自身，将令我一生受益不尽。哲学不属于急躁，急躁产生不了哲学。为了不人云亦云，写出自己有真体会真心得的东西，就是花再长的时间也是值得的。至于我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读懂了性善论，或者说我的这种读法能否普遍为大家接受，则有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知我罪我，唯有读者。